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七十九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傳

胡觀察傳

觀察胡公僖者字伯安一字子祥胡之先爲宋國子直講瑗所謂安定先生者始家湖州其後避元季亂徙蘭溪遂爲蘭溪人五傳而至公父贈儀部郎中富贈公以忠信治賈業旁落計無所之欲委公於醫以紓家困時甫壯已悉讀素問靈樞和扁諸家言矣一

日忽自奮曰醫母論不如秦越人即所治必自吾手  
能幾何孰與夫大丈夫大則宰天下小亦一方少徊  
慮而起數百千人死哉亟改治儒贈公竒其意而許  
之治儒之未幾即以屬文冠其儕補博士弟子故太  
宰唐文襄公龍養母里居聞而召見公公時袒褐躡  
屨以進然神彩秀澈英英照四坐坐客盡傾文襄公  
顧謂客曰何物寧馨兒國器也有弱息必以歸之文  
襄母諱文襄擇壻而得賈人子乃又竄耶文襄意奪  
然歲時問遺公無虛日當是時學使者少傅雷公禮  
試公文居首而閩學使者太子太保朱公衡道過之

雷公雜公文於它卷以嘗朱公朱公獨拔公文曰鷄  
群鶴也何必仰吭鼓翼而辨雷公大咲語公姓名以  
相矜賞唐公與雷朱二公世所稱人士模楷者也是  
歲公遂舉鄉薦在公車者十載所而後成進士公故  
貧進士祿薄而迎贈公及母鄭邸舍中日治二年一  
正市白粲鮭炙以薦而一年所與婦共脫粟苦費而  
已俄鄭病篤公晝宿泣而籲天尋不起毀瘠骨立奉  
喪與贈公歸服除補禮部儀制主事提調會試爬搔  
其弊得便宜十事將上而報贈公計公痛不及視含  
毀逾於喪母鄭時公先後治喪貧甚勉自力而已不

以毫髮煩有司再補精膳主事遷祠祭員外郎遂爲  
主客郎中虜俺荅請款塞衆難之不欲許公獨是許  
款者於是諸頒賞典冊俱以屬主客事悉辨竟俺荅  
世無害政府乃大才公調儀制郎中亡何 上崩  
莊皇帝登極時朝儀久曠絕事取公裁與諸覃恩賜  
赦 山陵經筵幾務旁午公應之沛然且當有九列  
除而慶王襲封之事起慶王者薨無後諸郡王於支  
遠不當襲而近者乃中尉賤例不封中尉故富行萬  
金中常侍恫喝公公固持不可則以謂尚書急乃籍  
口公於是取中旨特予中尉王而公出爲湖廣右叅

議治稅糧時大水獨荆襄災甚公旦夕行部精心區畫其賦得減省十之四民以大悅而其地故悍相籍也父及諸弟在焉公平視之每行部無加禮有子試武昌公如弗聞也以是失悍相心願指漕使論公督漕綱不稱職公視他道獨先期亡可訾者顧鐫秩得雲南按察僉事其治兼督瀾滄金齒騰衝兵巡與緬甸隣緬酋強而貪念大理饒欲割之而宣撫刀某父死兄弟爭立兄自度庶子不得立則媮緬人將舉兵合而窺大理公請於臺爲文檄之其畧謂而自恃強不過明一荒郡耳且不聞而之先以三十萬衆殲

西平侯手無噍類耶即不量送死螳螂之斧見我車  
轍立靡矣緬人得之氣懾不復吐乃以單車馳刀氏  
所中分其地咸解散如約臺使大悅上書稱公仁勇  
有安民畧遂復故官再遷按察副使凡三政皆不離  
滇中拊循其吏民若赤子所經歷雖深山窮谷能識  
公曰胡佛子蓋以其慈悲善度人故也然公務持大  
體不爲一切迎合臺往往目攝之不顧而同列之文  
深意思者見以爲杌鑿不相容屬大計臺疏以不及  
論然尚謂公滿腔皆赤子公咲曰彼以其鷹鷂易我  
鸞鳳耶吾用赤子歸矣遂致仕百城吏與其老弱牽

衣填道曰公毋弃我則又泣曰公果弃我矣公歸而  
悉出其餘俸置酒宴親戚閭里不爲差殺然後以次  
周恤之衣者食者鰥弗室者死弗歛葬者亡不滿欲  
而去然益自卑卑人所爲德唯恐其忘之所爲德於  
人惟恐其不忘也性尤惡殺生當省試時謀徙僻地  
得潘氏圃蟻群聚於室以數十萬計童子構火欲焚  
之公慙額曰以我一夕安而輕數十萬命吾謹避之  
耳亟返故居暨入試窘三書義至乙夜矣甫就而蠃  
戢戢筆端不可逐久之始別構四經義思忽全溢如  
泉湧蠃亦絕不見既高薦司試者迎謂公四經義殆

神助耶公心知爲螳報益謹於物命所全活黽鼃螺  
蚌不可訾數嘗有遺公鴛鴦者公意放之水濱則復  
落吾師手棹而至湖心遇風舟幾覆客咲之公亦不  
悔遇早朝即盥漱熟水亦必躬蘊火手盥自給恒謂  
朝我職也而勞人不可馭三尺童必從禮信絕不施  
鞭朴間一詈數小過輒自悔何以使彼勝也其視所  
部若家視部衆若家人人亦不忍欺公以故所蒞官  
事治公雖溫然長者然遇不可必激而遂其志以故  
公易於下而難於上論者擬公孝謹類石建平恕類  
劉寬直節類汲黯雅量類陸象先止殺類白居易其

鄉人則曰吾不識所擬諸賢第公乃里中章尚書耳  
尚書者文懿公懋也公少羸自念以身貽二大人憂  
甫強仕即絕房室今六十有幾矣貌頰臙白而髮鬢  
視聽飲食步履不衰倦如四十許公爲詩文宏壯濳  
濳數千言若建餅然不以名諸人取自適而已至子  
應麟而始以詩負海內稱

弇州生曰士有不愛其身以成其是者次亦砥節飭  
行能自樹見不泯泯其下乃掉三寸舌操七寸管雌  
黃月旦標顯而群趨之即不佞還願爲之執鞭孔子  
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夫躬行

君子舍胡先生奚屬哉仁心爲質禮行巽成事不越  
名語不微識雖非宦所由顯然於國家之元氣深  
矣

趙烈婦尤氏傳

趙烈婦者尤氏崑之名家女也王父宜春令敷父曰  
某烈婦生而淑美善女紅通曉大義少字諸生趙一  
鳳一鳳父曰鄉進士鏞讀書嗜酒不別生產以至卒  
而一鳳其第四子貧不能授室脫身贅於尤時烈婦  
甫十六耳即日夜機杼間以佐一鳳讀遂補博士弟  
子有雋聲然三試而三不利竟邑邑病死烈婦將殉

之既而強食曰弃君之二孺子而以從君君寧與我  
亡何二孺子殤烈婦益大悲痛曰可以從吾君矣既  
而復曰君猶未葬也吾忍暴吾君骨則徙之墓所視  
泥土方中日夜拊棺慟哭行者聞之爲咨嗟墮涕而  
諸中乃有利烈婦之嫁以其聘橐者謂人曰彼姝少  
且艾誰能容彼父也則又訾其目曰彼眇美而流烏  
能父也烈婦聞之大歎咤曰吾何知色人乃以色疑  
我而又目我夜就工所取石灰合許手援父之血出  
漬灰立枯矣利烈婦嫁者大愧悔無地而烈婦目楚  
痛益劇度必死寘一棺自隨可歲許視一鳳葬畢即

自縊有抱而解之者復觸石額裂且死乃仰卧棺中  
喉喀喀已而死矣當烈婦之目枯時呻吟小息輒自  
謂吾楚痛劇矣而中甚安然則烈婦之死也其中當  
更甚安耶烈婦死數年御史使祀五貞祠而爲上書  
天子旌其門曰烈婦弇州生曰始劉子政傳列女而  
范燁氏因之然於熾行嘉言無所不談若列傳之例  
云而後世乃有婦而稱節者若烈者女而稱烈者不  
知所由始亦不知節烈所從辨揆之周公謚法本文  
未盡當也大要節則終一烈乃能殉一者恒也殉者  
變也恒則以殉爲一變則以一爲殉若趙婦者無所

不來詣者也說者又謂吳於土爲天下沃而崑居冠  
焉以故不能盡被周南純白之化今得一趙婦足以  
洗及采風者之䟽上而

天子之詔下嗚呼沃自是不爲累哉

### 沈贈公傳

沈贈公者諱武字某其先自汝南徙而吳爲吳人者  
千餘年而子孫散處其豪曰漁隱公屬元季以軍興  
貴富人貲漁隱公跳之洞庭兩山間高皇帝定三  
吳始隸藉嘉禾爲嘉禾人凡五傳而至贈公贈公之  
父曰茂才公某者娶太守姜公某女未有子置媵周

以弘治庚申正月舉伯子而庶姜以二月舉贈公太  
守憐愛贈公撫而延師教之伯子乃緣以朝夕侍茂  
才公得公懽公盡捐其橐於伯子而委贈公使贅吳  
吳南湖之著族也其僞曰壽官公某無子晚有女其  
母嘗夢青鸞集於幃而生壽官公鍾愛之謂贈公淳  
敏有度請於茂才公曰而子吾子也然吳孺人不以  
家挾贈公贈公不以贅故小折節閨門之間肅如讎  
如也父之茂才公卒贈公奔哭如禮不問產人謂汝  
非沈嫡耶誰敢居羸贈公曰吾人贅也且恐傷逝者  
心卒弗問產而壽官公亦老死公請於族得所當後

者而徙箸於白亭鄉曰吳自有後吾壻也且吾耻言  
贅人乃稱贈公讓伯氏產則名贅讓外家產則不名  
贅以是益服贈公然業益薄贈公雖不獲用儒顯而  
好讀詩禮二經及郡國志史兵漕錢谷諸書精心計  
縱橫握筭不爽邑有均田役推擇贈公賦曹事立辦  
入從事大寮得冠帶需選贈公嘆曰髮種種矣安能  
持資簿受役升斗而會有子今郡大夫堯中少穎工  
屬文贈公延明師塾而誨之因併誨其從子常熟令  
某時吳孺人以儉勤佐贈公爲束修費尚不給稍稍  
鬻廬產以供客謂姑廢塾贈公曰吾急塾甚於急廬

產而大夫之學成已舉鄉薦贈公乃喜謝客廬產幸  
當無恙居恒戒大夫吾德於人則忘之人德於我勿  
忘也又曰吾不能治城旦家言若干公以高門侯汝  
雖然吾不敢愧冥冥蓋贈公慈於物毋論蠕喙即一  
枝卉不忍折所市禽魚可活者則活之前後不可勝  
紀竟以老壽終吳孺人不以耄廢毀也泣而語大夫  
從汝父地下易耳顧老人無殉者會服除設奠聞大  
夫哭聲亦哭氣遂絕孺人之卒後贈公三年得壽俱  
七十有五大夫竟孺人服上春官高第授南陵令政  
聲爲一時冠 天子推本贈公與孺人之教而錫